

踏遍青山人未老 ——浅谈毛泽东诗词中的山情结

蒋德均

(宜宾学院成人教育学院, 四川宜宾 644003)

纵观毛泽东诗词中有关状山绘景的诗词,我们发现毛泽东青少年时期从韶山走出,走向求知的天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走向井冈山,开辟根据地。红军长征期间,毛泽东翻山越岭,历尽艰险,抵达陕北,完成战略大转移。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转战名山大川,取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南征北战,彻底推翻三座大山。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巡游大江南北,规划祖国的建设宏图。可以说,毛泽东的一生与祖国的山山水水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解之谜。除神话传说中的不周山、骷髅山和朝解的妙香山外,还有岳麓山、天马山、凤凰山、昆仑山、龟山、蛇山、匡庐、井冈山、武夷山、白云山、会昌山、八宝山、娄山、五岭、乌蒙山、岷山、六盘山、陇山、钟山、碣石山、北高峰、莫干山、王云山、巫山、韶山、九嶷山、共计三十多座。诗词中所写到或提到的所有大山,毛泽东都亲履登临。毛泽东选择山为他的歌咏对象,深含着丰富的历史、现实和人生意蕴。本文试图通过对毛泽东诗词中有关状山抒情的诗作予以浅析,领略毛泽东诗词的独特风格和毛泽东人格的独特魅力。

诗人写诗,咏物言志,借景抒情,景物是依托和载体,情志乃归旨和核心。在毛泽东的诗词中,状山绘水,唱雪咏梅,记事怀人,题材广泛,但涉及最多的却是以山为题材的诗作。山在他的笔下,各具情态,各有性格,各具神采,或秀丽,或磅礴,或温婉,或悲壮,或苍茫,或绚烂,或动或静……座座高山,皆具灵性,生动形象,跃然纸上。山川毓秀,人杰地灵。雄奇壮丽的大自然润育了一代又一代风流人物。在毛泽东的诗词中,看似写景状物,实则言志抒情,而这志乃是凌云之志,这情乃是盖世豪情。17岁的毛泽东曾借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的诗以表达自己的宏伟抱负:“孩儿立志去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在《七古·送纵宇一朗东行》中写道:“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梯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在他的“横空出世”的杰作《念奴娇·昆仑》中上阙铺叙昆仑的雄奇,即景抒情,下阙驰骋想象,托物寄意,意象奇大:“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一个改造世界、改造社会的前所未有的伟大英雄的形象似巍巍昆仑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他具有移山填海、扭转乾坤,呼风唤雨、招星挥月的无穷力量和气概,同时也具有胸怀全球、放眼世界、着眼未来的,广阔而坦荡的国际主义襟怀和精神。历史必当记住1925年,一代伟人独立寒秋,表达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沉郁与豪壮;十年之后,又是这位伟人站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发出了响彻环宇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回答。

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毅乐观、百折不挠、潇洒从容的性格体现。大凡志存高远者性格必坚,毅力必强,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胸怀宽广,心底无私天地宽,能坦然面对人世间的荣辱得失与是非曲直、功过成败。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胸怀凌云壮志的一代伟人、无产阶级杰出的领

袖。他能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始终保持一种坦然潇洒的不凡气度和乐观自信的风流人格。如创作于1928年秋的《西江月·井冈山》，上阕描写井冈山红军和人民面对强敌，众志成城，严阵以待，镇定自如。“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显示出人民战争的威力，军民团结御敌的高昂斗志以及必胜的信心和气概。创作于1929年10月的《采桑子·重阳》是一首更能显示一代伟大毛泽东潇洒豪迈乐观自信性格的诗篇。重阳为中国传统佳节，历有登高、赏菊、饮酒、咏诗之俗，历代文人墨客更是看重重阳节，举行各种活动，并留下了不少传世名篇佳作，但大多是悲秋、怀乡、思人、自叹之作，立意平常。毛泽东这首《采桑子·重阳》却超凡脱俗、创意新警，令人耳目一新。须知此时的毛泽东在党内正受到排斥打击，而且正患大病，几近危亡。如此情景，毛泽东在诗中却通过对重阳节战地风光的描写，极为深刻而精彩地表现了他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潇洒自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又如1935年10月创作的《七律·长征》反映的是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首联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来总起全诗，举重若轻，有挟泰山以超北海之概，把红军战士藐视并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以及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高度而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前苏联作家艾德林曾对毛泽东的诗词有过评价：“只有诗人兼战士，诗人兼战略家才能写出这些诗篇。因为只有倍尝行军和作战全部艰辛的战士才能这样观察到和感受到所经历的一切，只有战略家才能具有这样广阔的视野，才能这样充分地概括艰苦作战的整个画面以及随之展现的远景。这是一个诗人兼思想家写下的诗篇。”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是这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年代，毛泽东更是乐观自信，潇洒豪迈，从容自如，风流倜傥。如1956年6月创作的《水调歌头·游泳》，上阕抒发了诗人在大风大浪中横游长江的豪情逸性：“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下阕笔力雄健、想象飞驰，融现实与未来为一炉，展望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读其诗，品其味，感其心，思其人，我们从中很容易感受到毛泽东伟大的襟怀，豪迈的气概，爽朗的心胸，凌云的壮志，潇洒的性格，从容的态度，飞扬的神采以及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和人格魅力。

山既是革命战争年代峥嵘岁月的见证，也是无产阶级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见证。

1927年春创作的《燕萨蛮·黄鹤楼》，记录了毛泽东眼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右倾机会主义葬送的苍凉心境，龟山、蛇山可以为证。

1927年毛泽东创作的《西江月·秋收起义》，1928年秋创作的《西江月·井冈山》，1930年1月创作的《如梦令·元旦》，1931年春创作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以及1935年创作的《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1936年创作的《临江仙·给丁玲同志》，1949年创作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诗词，记录了我党我军在寻找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正确道路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和艰苦卓绝的斗争。井冈山见证了我党我军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困苦；白云山见证了革命根据地艰苦的岁月和伟大的斗争；武夷山见证了红军为壮大革命根据地所展开的游击战。不周山见证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的罪恶和失败；大娄山见证了英雄的红军四渡赤水的英雄业绩；乌蒙山见证了“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长征壮举；昆仑山见证了无产阶级革命者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伟大壮志和广阔的国际主义襟怀；六盘山见证了红军历尽艰难险阻胜利完成战略大转移，陇山见证了我党我军为抗日救亡而进行的东征。钟山作证，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有别于历史上所有的帝王将相、英雄好汉，它的革命使命是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宜将剩勇近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山是祖国美好现实与未来宏蓝图的展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面对满目疮痍的旧中国,他和他的同志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决心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为此,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历尽艰苦,南征北战,历时二十八年之久,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中国的面貌日新月异,毛泽东更是豪情满怀,诗兴勃发,创作了一批反映社会现实巨变和展望美好未来的诗作。碣石山为证:如今的中国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1954年夏《浪淘沙·北戴河》);五岭作证:先烈们为之奋斗的理想正在变为现实:“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1957年7月1日《七律二首·送瘟神》);岳麓山为证:今天的两湖大地是“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1956年6月《七律·和周世钊同志》)。龟山、蛇山作证:如今的华中大地是“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神女峰作证:未来的长江三峡应该是“更立西江古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1956年6月《水调歌头·游泳》)。韶山作证:昔日的中国是“黑手高悬王鞭”的悲惨景象,如今的新中国是“喜看稻菽千里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崭新天地(1959年6月《七律·到韶山》)。九嶷山作证:昔日的神州是“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而今的华夏是“九嶷山上白云飞”、“芙蓉国里尽朝晖”(1961年《七律·答友人》)。井冈山作证:旧日的井冈山是“敌军围困万千重”、“黄洋界上炮声隆”,而今的井冈山是“旧貌换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总之,毛泽东诗词中的大山带着各自的风貌特征,带着历史和现实的印记,带着社会和人生的意蕴,也带着一代伟人的无限风情,被载入了一首又一首风格卓异的诗篇里。可以说,每一座大山都是毛泽东性格的一个侧面,每一首诗都是毛泽东人格的一次飞升,每一座大山都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丰功伟绩的见证,每一首诗都是毛泽东内在情志的外在确证。毛泽东的写山绘景、抒情言志的诗词堪称一绝。他生于大山,长于大山,从小就喜欢山,熟悉山,与山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山给他以抚育与灵性;山给他以革命成功的条件和机会;山铸就了他坚韧不屈的性格和意志;山给予他施展才华、张扬个性、描绘美境的豪情诗兴,他在诗词中写山颂山,借山抒情,借山言志。但毛泽东写山不同于历代山水田园派诗人寄情山水,或流露遁世之情,或显露傲世之心,或表达愤世之疾,或抒发麻木痛苦之魂。毛泽东写山,是以我为主,借山言志,令山作证,表达作为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军事家的独特风采和神韵。

参 考 文 献

[1]艾德林著.论毛泽东诗词[J].世界文学,1959.3

[2]毛泽东著.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2].1950年10.

